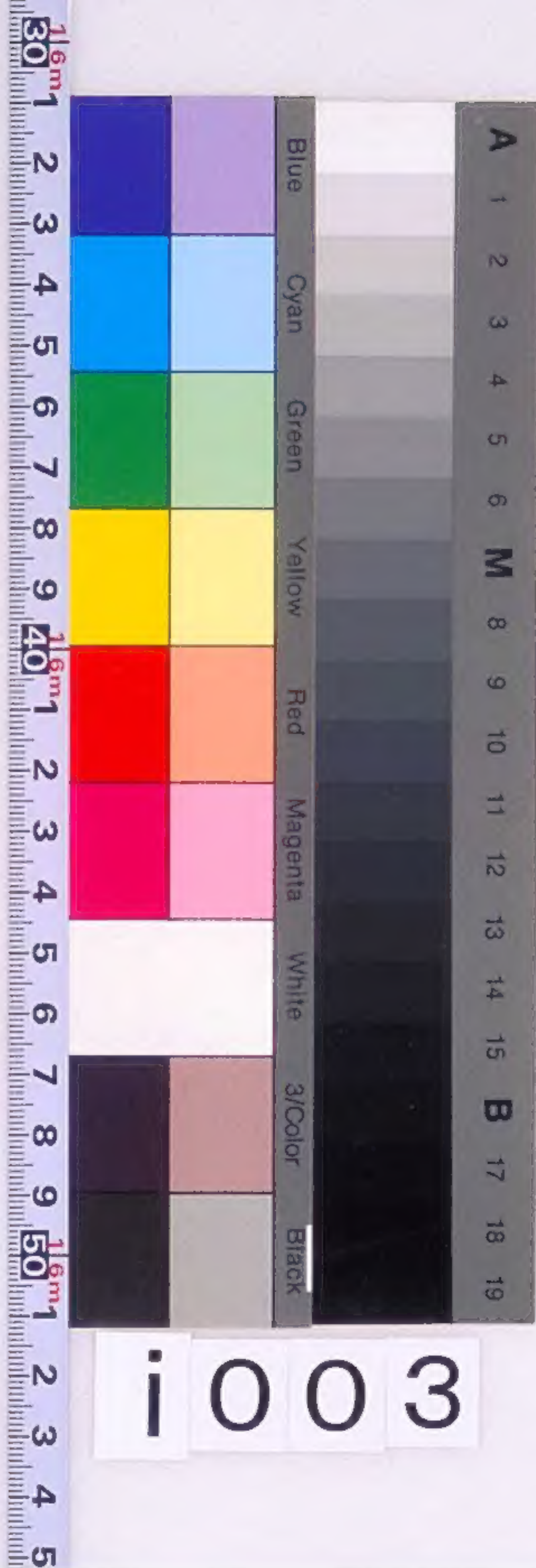


白石山散錄

卷三四

二

25  
八  
1





智門蓮華荷葉  
 雪峰條孽鼻此  
 保福是妙峯頂  
 劉鐵磨老特牛  
 運其塔主丈  
 百丈獨坐大雄  
 雲門體露金風  
 南泉不說直法  
 久隋隨佗去也  
 趙列太羅蘭頭

麻谷持錫遠來  
 定上坐佛法意  
 陳操具一隻飛  
 仰山不曾遊山  
 文殊前三後三  
 長沙芳艸落花  
 盤山三界無計  
 夙穴祖師心印  
 之門卷花葉欄  
 陸亘天地同根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角獸太平

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上明三其或未然依舊伏聽

更分

一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鉢在不疑之地渾

裏洗土塊那裏得這消息來智明云蓮花一二三四

五六七疑殺天下人僧云出水後如何莫向鬼窟裏

作活計又作麼去也門云荷葉幽州猶自可最苦是

江南兩頭三面築殺天下人

智明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眾流千里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一是二若恁麼見得



許你有箇入處雖然如是若道是一箇真佛性籠籠真  
如若道是二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  
道古人意作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你但莫  
着名言數句了諸事自然不着即無許多位次不同  
你一切法一切法攝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  
不可強與作安立名字誰說你諸人得麼你諸人問故  
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何道什麼即得一切事皆  
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  
豎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  
頭打着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問

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事你若尋言  
逐句行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  
透得機放令閑閑地方見智明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  
如何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  
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段事無是  
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到這裏放一綫道有  
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  
下叉打入莽莽蕩蕩荒郊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  
不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麼生摸  
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明云蓮花便只  
攔問一答不妨奇特諸方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



見出頭道常書。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已  
是漏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出水  
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問智明如何是般若體  
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弄懷胎者。  
他如此對答。天下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又問來。出蓮  
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花  
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  
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恁煞慈悲打  
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成公。案文彩已露出  
水。何如未出水時。泥裏洗土塊。分開也好。不可籠洞去。

也。江北江南問王老。丰人公在什麼處。問王老師作  
什麼。你自踏破草鞋。一狐疑了。一狐疑。一坑埋却。自  
是你疑。不免疑情未息。打云。會麼。

智明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住隋州。智  
明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妙。直道蓮花荷葉報  
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水時。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  
出水時如何。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  
太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甚  
麼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出水時是什麼時  
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見智明。雪竇道。你若不見江  
北江南問王老。雪竇意道。你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



出水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北添得兩句一重添  
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  
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  
一狐疑幾時得平穩云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在我必欲  
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津箇箇壁立千  
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三**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見怪不怪其怪  
自壞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汝等諸人切須好  
看因一場漏逗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入喪身失命  
普州人送賊必已妨人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灰

見婢數勤同病相憐玄沙云須是稜兒始得雖然如  
此我即不恁麼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什麼消息毒  
氣傷人僧云和尚作麼生也好撥着這老漢玄沙云  
用南山作什麼釣魚船上謝三郎只這野狐精猶較  
些子喪身失命也不知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峯面前  
作怕勢怕他作什麼下子親得下等是弄精鬼諸人  
試辨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峯與巖頭  
欽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後參德山方丈被漆  
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至鰲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  
是打睡雪峯下洞坐櫬巖頭喝云竟眠去每日床上恰



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作時後日魔惡人家男女夫在峯  
自點曾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頭云我將謂你  
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  
峯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下一  
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遂舉見盡  
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着峯又舉見洞山過水須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  
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  
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  
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他  
日若欲播揚大教一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我蓋

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  
始是鰲山成道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後回闕中住象骨  
山自始作頌云人生修忽暫須更淨世那能得久居世  
嶺纔登三十二入闕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頌頌舉已  
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闍王不怕金魚凡  
上堂示衆云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  
說性突然獨露如火火聚近之則燎却回門似太阿劍  
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干涉只如百丈  
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太雄山下採菌去來文云還見  
太蟲麼檗便作虎聲大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  
掴大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太雄山有一太蟲汝



等諸人須好者老僧今日親遭一趙州凡見僧便問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去院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曾到與不曾到總道喫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正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者正當恁麼時你作麼生祇對不躡前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麼示衆且不與你說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

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旨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墮在毒海中也雪峰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恁麼說話只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諸人還知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地方眼始得不見真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唱和長慶解隨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鼻蛇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對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方可搆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搆他底不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有聞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平白地上



說這般話疑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你便疑  
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  
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  
稜兒始得雖然如是我不恁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  
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便云  
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  
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  
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三郎不愛南  
山鼈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攔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  
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鏑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  
尋常爲人如舞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

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攔拄杖作怕勢且不  
是弄精龜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宗師終不去下  
言一句上作活計雪竇只爲愛雲門契證得雪峯意所  
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千箇萬箇摸索不着非公境界到  
者須是弄蛇手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成群作隊作什  
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師備師不奈何一狀領過  
過一着喪身失命有多少罪不重科帶累平人韶陽  
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隻眼老漢不免作伎倆  
重撥草落草漢有什麼用處果然在什麼處便打南  
北東西無處討老麼有麼闍黎眼暗忽然突出拄杖



頭看高着眼便打拋對雪峯大張口自作自受吞却  
千箇萬箇濟什麼事天下人摸索不着大張口舌同  
閃電兩重公案果然賴有來後句剔起眉毛還不見  
蹉過了也五湖四海愈怎麼人也難得如今在什麼  
處如今藏在乳峯前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竇也作  
這去就山僧今日也遭一口來者一一看方便瞎莫  
向脚跟下看看取上座脚跟下看一箭了也師高聲  
喝云看脚下賊過後張弓第二頭第三頭重言不當  
呀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峯山下有象骨  
巖雪峯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雪竇是他屋重人毛

未

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  
明只這鼈鼻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  
反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鼈鼻蛇頭是有不傷犯手脚  
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僧把手共行長慶  
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稜師備師不奈何人多道長  
慶玄沙不奈何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得沒交涉殊不  
知二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麼處是  
稜師備師不奈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此須長慶道今  
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到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  
始得雪竇出他雲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下箇道  
韶陽知機草盡爲雲門知他雪峯道南山有一條路



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有妙處云南  
北東西無處計你道在什麼處忽然突出拄杖頭亦來  
只在這裏你不可便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  
拄杖攬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龍鼻蛇  
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作龍有時作蛇爲什  
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  
頌道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同閃電雪竇有餘才  
拈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同於閃電相似你若  
擬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向什麼處去也雪  
竇頌云頌去活處爲人將雪峯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

臨時要見麼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乳峯乃雪竇山名也  
雪竇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寒寒不許白雲向長慶  
玄沙雲雨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  
一一看方便雪竇猶涉廉纖在不言使用却高聲喝云  
看脚下從上來有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人不曾  
傷着人師便打

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  
衲僧問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入一挨一拶要  
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試請舉看

三舉保福長慶遊山次這兩箇落草漢福以手指云只  
這裏便是妙峯頂平地上起骨堆切忌道着地深



埋慶云是則是可惜許若不是鐵板銅胎幾被  
同病相憐兩箇一坑埋却雪竇着語云今日共這漢  
遊山圖箇什麼不妨減人片兩猶較些子傍人按劍  
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少賣弄也是雪竇羅  
漢後舉似鏡清有奸有惡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  
體遍野同道者方知本地茫茫愁殺人奴見婢慙  
設使臨濟德山出來也須喫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峯他三人同得同證同見同  
聞同拈同用一出入迤相挨撥盡爲他是同條生底  
人舉着便知落處在雪峯會裏却常問答只是他三人  
古人行住坐卧以此道爲念所以舉着便知落處一日

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如今禪和  
子恁麼問着便只口似匾擔賴值問着長慶你道保福  
恁麼道圖箇什麼古人如此要驗他何眼無眼是他家  
裏又自然知他落處便對他道是即是可惜許且道長  
慶恁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麼去也似則似罕有  
等閑無一事事賴是長慶識破他雪竇着語云今日共  
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且道落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  
不道無只是少雪竇解點得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尺  
是無師雪竇恁麼道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爭  
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謂之善語落在兩邊雖落在兩邊  
却不住兩邊從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



獨野孫公乃長慶俗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峯  
孤頂州云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爲什麼不答這話州  
云我若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峯孤頂德雲此  
兵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別峯相  
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一念三出一切諸佛智慧光明  
普見法門德雲既不下山因什麼却在別峯相見若道  
他下山教中道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妙峯孤  
頂到這裏德雲與善財的的在那裏自後李長者打葛  
藤打得好道妙峯孤頂是一味平等法門一皆真一  
一皆全向無得無失無是非處獨露所以善財不見  
到稱性起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自觸如刀不自

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大有老婆和尚爲  
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義問立實立主立機境立問答  
所以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眾生故現如  
斯事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恁麼道去當時  
不能拍拍相應所以盡大地人欄腰獨野鏡清恁麼證  
將來那兩箇恁麼用將來雪竇後面領出更顯獨野云  
妙峯孤頂草離離和身沒却脚下已深數丈也拈得  
分明付與誰用作什麼大地没人知乾屎橛堪作何  
用拈得鼻孔失却只是孫公辨端的錯看箭着賊  
了也不知欄腰着地幾人知更不再活如麻似栗闍  
黎拈得鼻孔失却只



妙峯孤頂草離離草裏轉在什麼了期拈得分明付與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須保福道只這裏便是妙峯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什麼道理便云是則是可惜許只如觸着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麼瞎垂示云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覷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免靈龜曳尾到這裏合作麼生說舉看

舉劉鐵磨到瀉山不妨難湊泊這老婆不守本分山云老特牛汝來也點探竿影草向什麼處見聲訛磨云來日臺山太會齋和尚還去麼箭不壓發太唐打鼓新羅舞放去太速收來太遲瀉山放身卧中也你

向什麼處見瀉山誰知遠煙浪別有妙思量磨便出去過也見機而作

劉鐵磨尼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撥着便動標着便轉瀉山道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在脇下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作瀉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着管取分疎不下劉鐵磨又參機鋒峭峻人號為劉鐵磨去瀉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訪瀉山山見來便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太會齋和尚還去麼瀉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



你看他一步說話相似且不是禪又不是道喚作無事  
會得麼瀉山去臺山自隔數千里劉鐵磨因什麼却  
為山去瀉且道意旨如何這老婆會他瀉山說話終來  
緣去放下收互相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  
機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迴頭這老婆一點也  
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世諦情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  
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  
今只管做無事會箇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為無事往  
往事從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常人說  
話一般被這言語瞞得所以不會唯是知音方會他底  
只如吃茶小聚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下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乾峯  
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雙收  
瀉山下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亦謂之關身句  
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慣戰作家寒外將軍大事隨身劫  
下傳聞六國清初行旅書囊中天子爭奈海晏河清  
猶握金鞭問歸客是什麼消息一條拄杖兩人擔  
招同往又同來夜深誰共御街行君向瀟湘我向秦  
且道行作什麼

雪竇頌諸方以為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具理路就  
中極妙也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入重城頌劉鐵磨恁



麼來初下傳聞六國清須瀉山恁麼問猶握金鞭問歸  
客須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齊和尚還去麼深夜誰共御  
街行須瀉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夫雲霞利這般才調急  
切處向急切處須緩緩處向緩緩處須風穴亦曾拈回  
雲霞意此須諸方皆美之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  
深海底行佛眼觀不見看他一箇放身卧一箇便出去  
若更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雲霞須意最好是曾騎鐵馬  
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焉能恁麼且道得箇什麼意  
不見僧問風穴瀉山道老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  
白雲深處金龍躍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  
齊和尚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雲霞波心裏玉兔驚僧云

瀉山便作卧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踈慵無事日閉眼  
高卧對青山此意亦與雲霞同也

垂示云機不離位隨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忽若  
擊石火裏別端意與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  
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麼試舉看

舉蓮花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看頭門上具一隻眼  
也是時人索索古人到此裏爲什麼不肯住不可向  
虛空裏釘鐵樹立化爲衆無語千箇萬箇知麼似栗  
却較此子可惜許一棚像體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  
乃若向途中辨猶爭半月我在設使得力堪作什麼豈  
可全無一箇復云畢竟如何千之萬人只向箇裏坐



想千人萬人中一箇用箇會又自代云根地機機本  
顧之直入千峯萬峯去也如與三十輩只爲他擔板  
磨後見勝莫與往來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峯庵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  
時在廬山蓮花峯草庵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  
折脚鐵兒肉煮野菜根喫過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  
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  
杖云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年終無  
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  
因緣不消下提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  
師所爲何故只字一擲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

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  
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不在  
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  
所以驗入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  
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曾所以自代云爲  
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  
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  
便了得則得爭奈顛倒儼然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  
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  
計一箇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只是知有底人開  
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入止卷而懷之且問你



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却道不得  
乃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在裏面  
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眾云過去諸佛也  
麼未來諸佛也怎麼現前諸佛也怎麼雲峯一日僧堂  
前拈拄杖示眾云這箇只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  
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  
似雲峯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大凡  
參問也無許多事然你外見有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  
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  
却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  
覓甚大千沙界雖居鐵鉢中如在安樂國土雖在

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這高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  
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搆得他底復自徵  
云畢竟如何又奈何不得白云柳棟橫擔不顧又直入  
千峯萬峯去這箇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地頭  
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行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  
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  
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劃一下云還識  
麼僧云不識嚴云去童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曾  
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雲門有頌云誰當機舉不  
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鋒玄微重關閉古謂作者未聞



歸王宅何國作金鳥似飛不飛塵老不知何處去白  
雲流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纔  
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微信得及千  
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得動着撥着自然有殺  
有活雲雲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方始成須要知  
落處看取雲雲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多懂三百格鸛鵒突突有什麼限  
更有怎麼漢千峯萬峯不肯住你向什麼處去且道  
是什麼消息落花流水太茫茫好箇消息閃電之機  
從勞停思年額千生古額萬劫剔起眉毛何處去脚  
跟下更難下對眼元下只在這裏還截得庵裏脚跟

麼雖然如是也須是這田地始得打云為什麼只  
在這裏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塵沙耳  
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峯庵主納僧家到這裏上無攀仰  
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妙處似元不見南泉道學道之  
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凡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  
癡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又  
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  
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  
拈云眼裏土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或更有箇漢在得  
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師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



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箇無事道人又天眼裏看  
得須彌山耳裏若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和佛  
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  
是一箇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然後沒  
交涉三箇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  
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東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  
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且暮直饒到這  
般田地切忌守寒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  
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裏草青坐却白  
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峯庵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須  
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峯萬峯雪竇只

愛他道欄欄橫擔不顧直入千峯萬峯去所以頌出  
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不流  
莊落花紛紛流水莊莊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剔起眉  
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  
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  
峯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  
看

示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響句裏呈機驚  
殺人有眼不曾見丈云獨坐太雄峯凜凜威風四百  
州坐者立者二俱敗缺僧禮拜伶俐初僧也有恁麼  
人要見甚麼事丈便打作家宗師何故來言不盡令



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捕兔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敢將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是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峯其僧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着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道是不好他禮拜有什麼不得處到此處須是識休咎別錯去立向千峯頂

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探虎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肚後有符照被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果是別人無奈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也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一鐵圍山去也昨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潑鱗地五祖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且道放過時作麼生看取雲霞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五百年一箇生千人萬人中有一



箇半箇子承父業化門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集得  
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段電光石火存機變轉面來也  
左轉右轉還見百丈爲人處也無堪笑人來捋虎鬚  
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免喪身失命放  
過關黎丁着

雲霄見得透方乃領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行豎是奔  
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雲霄領百丈於祖域之中東走向  
西西走向東丁來丁往七蹤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  
相似善能交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  
太出小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  
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去在文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

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使掌云六耳不同謀  
看他恁麼得大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  
在卷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  
登小同識此領百丈有這般手脚雲霄道電光石火存  
機變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只在此手機變處嚴  
頭道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  
霄道機輪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未得有什麼用處  
大丈夫漢也須是識此子機變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  
款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  
存機變便禮拜雲霄道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箇  
太端相似堪笑這僧去捋虎鬚



瞎

垂小云問一教十舉一明三見兔放鷹因風吹火不惜

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試舉看

三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是什麼時節家破人

亡人亡家破雲門云體露金風撐天拄地斬釘截鐵

淨裸裸赤洒洒平步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為人處其或未然依舊只是

指鹿為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界且道雲門為復是

答他話為復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

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

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

裏去大凡扶墜宗乘也須是全身擔荷不惜眉毛向虎

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不如是爭能為得今這僧致

箇問端也不妨嶮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閑事

底僧若據袖僧門下去命脉裏觀時不妨有妙處且道

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謂之辨主問亦

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

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負他問頭然為他問處有眼效處

亦端的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舉

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脈裏計便錯了也只是雲

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

門愛恁麼騎賊馬越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

云識情難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與一明三舉三  
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  
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自然恰好  
雲西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問既有宗深辨來風箭不虛發答亦收全豈有兩般  
如鐘待扣功不滯施三句可辨上中下如今是第幾  
句須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一鏃鏃空中過也掣着  
磕着箭過新羅大野兮涼颯颯普天匝地還覺骨  
毛卓豎麼放行去也長天兮疎雨濛濛風浩浩水漫  
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君不見少林久坐衣歸客更  
有不唧唧漢帶累殺人黃河頭上浪將過來靜依巖

耳下葉叢叢眼也着令眼也着鬼窟裏作活計眼睛  
耳聾誰到這境界不免打拆你版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虛設所以  
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此子好惡若不識尊卑去就不  
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麼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錘  
如鈎有鈎有鏃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  
雲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則也雪  
竇頌這公案與頌天龍公案相類三句可辨一句中具  
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外一鏃遶空鏃乃箭鏃也射  
得太遠須是急着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  
之下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領了雪竇有餘才所以展開



須出道大野方涼颼颼長天方疎雨濛濛且道是心  
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  
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道體露金風雪竈意只作一境  
如今眼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直須便  
恁麼會始得你若更作禪道會便沒交涉君不見少林  
久坐未歸客達磨未歸西天時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  
道是樹凋葉落且道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  
聖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竈的為人處靜  
依能耳下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叢  
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即人向什麼處見還是雪竈為  
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為  
不說底法麼和尚含知確立萬仞還巖巖落泉云  
有落草子也孟八郎作什麼便有恁麼事丈云作麼  
生是不為不說底法看他作麼生看他手忙脚亂將  
錯就錯但試問看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  
納敗闕果然漏逗不少丈云說了也莫與他說破從  
他錯下平生不與他作麼道泉云某甲只恁麼和  
尚作麼生賴有轉身處與長即長與短即短理長則  
就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看他手  
忙脚亂藏身露影去死十分爛泥裏有刺恁麼那賺  
我泉云某甲不會不可恁麼賴值不會會即打你頭



破賴值這漢只恁麼大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雪上加霜龍頭蛇尾作什麼

南泉見百丈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百丈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即心非心盡禪師謂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和尚惟政禪師也當時百丈作西堂開田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往諸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上諸聖還有不爲又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這老漢一場懡羅若是作家見他恁麼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所見便道着也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追作麼生是不爲又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

漢會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也可惜許與他津破當時但劈春便棒教他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什麼處是說處據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爲說着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無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爲什麼却恁麼道南泉是藥通底人便隨後一拶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是別人未免分疎不下爭奈百丈是作家處不妨奇特便道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不會是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百丈云我大煞爲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處若是弄泥鰌漢時兩箇濕漉漉若是二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



頭二俱作家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道作麼生驗他看雲霞須出云  
祖佛從來不爲人各以宗疆界有條攀條記得箇元字脚在心入地獄如前衲僧今古競頭走路破草鞋却折拄杖高掛鉢囊明鏡當臺列像殊隨也破也打破鏡來與你相見一一面南看北斗還見老僧騎佛殿出山門麼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斗柄垂落處也不知在什麼處無處話瞎可惜許挽子落地揀子成七八片拈得鼻孔失却口那裏得這消息來果然恁麼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土終

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力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常說若是添一句密密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蓋口便擺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



之所曰又道森羅及萬象總在箇中圓神方大師云身  
是其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太滿  
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  
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  
現你若去長短處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  
臺列像殊却須是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爲什麼  
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  
須百丈挨拶處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  
說雪竇到此須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  
即今目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話你纔拈得鼻孔未  
却只拈得口未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縹素直似  
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聲色色直道爲什麼  
如此試舉看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這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衲僧摸索不着預撥待  
弄隋云壞無孔鐵鎚當面擲却鼻孔未開口已前  
勘破了也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沒量太人語脈裏  
轉却果然錯認隋云隨他去前箇猶輕後箇深只這  
箇多少人摸索不着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若道隨他  
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便打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縣人參見



六十餘年善知識昔時在潯山會裏作火頭一日潯山  
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問來看如何隋云冷某  
甲問箇什麼即得潯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  
手掩潯山口山云汝已後箇掃地人也無後歸川先  
於棚口山路次煎茶接得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  
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這僧只據教意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  
三禪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什麼人  
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僧云恁麼則隨  
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  
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

欲得親切莫妙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云爲什麼不  
壞主云爲同於大千壞也碍寒殺人不壞也碍寒殺人  
其僧既不會大隋說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爲念却持  
此問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  
隋報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香禮拜云  
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復回至大隋隋已遷  
化這僧一場懺懺後有唐僧景遵題大隋云了然無別  
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寒鳴砌葉  
思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恨不脫衫以雪賣後西  
引此兩句頌出如今也不得作壞會也不得作不壞會



畢竟作麼生會。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道什麼。已是錯子也。衲僧猶帶兩重關。半脫此人如何救得。百匝千重也有脚頭脚底。可憐一句隨他語。天下衲僧作這般計較。千句萬句。也不消得。有什麼難哉。斷他脚跟處。萬里區區獨往還。業識茫茫。畢竟過也。不知自是他路被草鞋。

雪竇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帶兩重關。這僧問處先懷壞。與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處。道不壞也有出身處。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這僧持此問投子。又復回大隋。可謂萬里區區也。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子聞不如此。見揚眉分。小字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撐天拄地。斬釘截鐵。箭過新羅。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冬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扣似你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靈底。漢直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纔聞舉着。跳起便行。若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朱句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續若恁麼。麼會。弄得遠錄公云。此是傍瞥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在更帶累。趙州去有者。道鎮州從來出。



大蘿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會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峯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答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纔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頭天下人知切忌道着一回舉着一回新天下衲僧取則爭奈不恁麼能用這閑言長語只知自古自今半開半合如麻似粟自古也不恁麼如

今也不恁麼爭辨白鳥黑全機新脫長老自長短者自短識得者貴也不消得辨賊賊咄更不是別自是擔枷過狀衲僧鼻孔曾拈得穿過了也裂轉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為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西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靈寶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白鳥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麼答何曾分得細素來靈寶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辨其白鳥黑始得公案到此須了也靈寶自出意向活潑潑處更問你道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誰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



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趣是趙州善做賊處處無州出  
大蘿漢頭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野  
狐窟裏透得微信得及無絲毫障翳如龍得水似虎靠  
山放行也弄碟生光把定也其金叢巴古人公安案未免  
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事試舉看

舉麻谷持錫到章檄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曹溪樣子一橫脫出直得驚天動地敬云是是泥  
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是什麼語話繫驢繫子雪竇

着語云錯放過則不可猶較一着在麻谷又到南泉  
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依前泥裏洗土塊  
再遶前來鰍跳不出斗泉云不是不是何不當殺



又不服服是什麼語話雪竇着語云錯放過不可蘇  
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主人公在  
什麼處這漢元來取人舌頭漏過了也泉云章敬即  
是汝不是也好殺不須見血爲人須爲微賄却多  
少人來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果然被他籠罩爭  
奈自己何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爲念要辨他曲錄木床  
上老和尚見眼不見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  
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章敬云是是殺人力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  
錯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作卓然而立

且道爲什麼事雪竇爲什麼却道錯什麼處是他錯處  
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擔箇  
是字便去見南京依然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泉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  
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爲復是同是別前  
頭道是爲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爲什麼也錯若向章  
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祖  
佛爲師雖然恁麼初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  
口辯他問既一般爲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  
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  
忘底決定帶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



頭須是則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靈靈頭也只須這  
兩錯靈靈要提活鱗鱗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  
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有  
者道靈靈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  
着語錯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  
慶藏主道持錫遠禪床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  
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  
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  
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為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  
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  
靈靈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

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道不少南泉道章敬則  
是汝不是南泉可謂是兒放鷹慶藏主云南泉武然郎  
當不是便休更與佗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髓腦垢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  
動轉歸風四大各離合若妄身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  
遠禪床既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  
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  
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  
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  
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交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



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什眷屬拙云有一  
山妻兩箇疑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  
和尚莫謬語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  
拙總在而已大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按  
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到中  
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即東邊  
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  
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  
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  
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  
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恁麼說話豈不是舉二明三見本

及宋底漢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  
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  
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  
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瞞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瞞  
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瞞人去不得  
道江湖不碍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  
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  
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  
人同如未透得儘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  
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行悟去到這裏須是如  
此始得何故爲人須爲撒殺人須見血南泉雲霧是這



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比錯彼錯錯取眉毛攬令而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切忌拈却兩箇無孔鐵鎚千手大悲也提不起  
或若拈去關黎喚三十棒四海浪平天下久不敢動  
着東西南北一等家風近口多雨水百川潮落淨無  
裸赤洒洒山石自家安穩直得海晏河清古樂風高  
十二門何似這箇林頭無眼切忌向拄杖頭上作活  
計門內有路空爾索一物也無難作平生觀着即瞎  
非爾索果然賴有轉身處已瞎了也使打作者好求  
無病藥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為什麼瞌睡撥人  
攬却作什麼

這一箇頌以德山見渴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着兩轉  
語手作一舉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實實  
此處下錯彼處下錯切忌拈却即須是如此着  
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  
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下星事只是山水是水長若白  
長短若白短五白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  
川潮落後箇頌麻谷持錫云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  
鞭爲策衲僧家以拄杖爲策且詳事苑中古西王母瑤  
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  
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  
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



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盛事說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靈實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你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勢始得上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看

三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人到此茫然猶在這箇在誦即當作什麼濟下禪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今日抵敗老婆心切天下衲僧跳不出定

佇立已落鬼窟裏踏過了也未免失却鼻孔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冷地裏有人觀破全得他力直人死西家人收哀定方禮拜將勤補拙忽然大悟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將錯就錯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堂禮拜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類脫一日路逢巖頭雲峯欽山三人巖頭乃問其處來定云臨濟頌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頌云其等三



人持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  
言高請上座舉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眾云赤  
肉團上有一無偽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  
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偽真人濟便擒住云道  
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  
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偽真人被定  
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  
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雲翠近前禮拜云這新戒  
不識好惡觸作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  
箇老漢提掇這來床鬼子又在衲州齋回到橋上歇  
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臾底定擒住擬

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作上座且  
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恁  
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雲霓頭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黃河從源頭濁了也子承父業持  
來何必在從容在什麼處爭奈有此人無脚手人  
還得他出無巨靈擡手無多子嚇殺人少賣弄打  
佛子更不再勘分破華山千萬重乾坤大地一時露  
出隨也

雲霞石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檗太機  
太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若躊躇  
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



及先起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  
大神力以手擘開大華流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  
山堆無積被臨濟下堂直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  
伊曉睡寢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南作  
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  
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  
舉看

**三**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是來便畫一圓相是精識猶  
是賊識賊若不識蕪穢辨識這漢還見金剛圈麼操云  
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撞

着箇瞌睡漢這老賊福便扭却方丈門賊不打金  
家已入它圈網了也雲雲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雲雲  
頂門具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妙然  
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撥教伊進亦無門退亦無路  
且道更與他什麼下撥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粥或  
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  
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  
門云尚書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  
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語  
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談而慮亡



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云爲對妄  
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  
否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  
違背且道非非想夫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  
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劫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  
二十年尚付不奈何尚書又爭得僧操禮拜云某甲罪  
過又一日與衆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  
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你  
勘過僧至樓前操募云云上座僧舉頭書謂衆官云不  
信道唯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似衆見睦州來二日去  
參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瀉山仰山等僧

尋常愛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相爭奈操  
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  
若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  
辨的句裏藏機雲雲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雲雲可謂頂  
門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恁麼地  
袖僧家如何爲人我且問你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  
堪下得箇什麼語說得雲雲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  
竇路翻頌云

圓圓珠連玉珊瑚三叉枝子攪黃河須是碧眼胡僧  
始得生錢錢就馬載驢馳上鐵船用許多作什麼有  
什麼限且與團圞分付海山無事客有人不要若



是無事客也不消得須是無事始得釣搭得下一箇  
竿底來怎處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蟇蟻作什麼  
蝦蟇蟻怎生奈何須是釣搭始得雲霞復云天下  
衲僧跳不出兼身在內一坑埋却開眼還跳得出麼  
團團珠連玉珊珊馬載驢馳上鐵船雲霞當頭須出只  
須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箇些子須是桶  
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  
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馳上  
鐵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分付海  
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即承當不得這裏須  
是有事無事遠情順境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

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尺聖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  
承當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搭時下一箇竿釣搭須是  
圓竿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等蛙步碾  
泥沙又云巨鰲莫載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雲霞復  
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鰲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  
衲僧終不作巨鰲見解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  
吹火不可不伴常我僧云廬山實頭人難得山云曾  
遊五老峯麼因行不妨擲臂何曾睡過僧云不曾到  
移下步面赤不知語直也似忘前失後山云閣黎不  
曾遊山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這老漢着甚死急雲



明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殺人不活人  
劍兩箇三箇更看山上路須是去來人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昔古人道沒量大人向語脉裏  
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  
歷分明雲門為什麼却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  
之談古人到這裏如到鏡常照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  
來漢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鑽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  
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  
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閣  
黎不曾遊山瀉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  
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瀉山云子試舉看仰云

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  
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瀉山云此  
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  
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為什麼  
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袂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  
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  
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峯麼這僧若是箇漢但  
云禍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  
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閑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  
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  
不恁麼



野  
切

出草不草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半合他也怎麼  
我也怎麼誰解尋討項門具一隻眼開黎不解尋討  
白雲重重千重百重頭上安頭紅日呆呆破也瞎眼  
眼即錯左顧無瑕瞎漢依前無事你作許多伎倆作  
什麼右盼已老一念萬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癩兒牽  
行行太早也不早十年歸不得即今在什麼處為然  
忘却來時道渠儂得自由放過一若便打莫做這忘  
前失後好

出草不草誰解尋討雪裏却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撻  
一手撻白雲重重紅日呆呆大似草掛茸煙裏到此  
裏無一絲毫屬界無一絲毫屬界不曾藏一草

覆不得所謂無心境裏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儘是箇  
大解脫內左顧無瑕右盼已老懶瑣和尚隱居衡山石  
室中唐高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呈言太子  
有詔導者當起起心瑣方撥牛糞火煮煨芋而食寒涕  
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勤學若拭涕瑣曰我豈有干  
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高宗其意嘆之似此  
般清寒寥白的不受人想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鐵鑄  
就和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為  
石室行者每踏碓心移步帶問墮濟石室行者忘移步  
意旨如何濟云沒謂深坑法眼圓成貫性頌云理極忘  
情謂如何杜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葉孰兼

德 德



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佳居西雲雲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鶯聲如下有班白人嘯嘯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這裏如疑似元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編素決猶豫若不是頂門上有眼睛時卡在符往往當頭踏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黑是白是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三舉文殊問無著近離什麼處不可不借問也有這箇

機

消息無著云南方草堂裏出頭何必捲向眉毛上大

方無著爲什麼却有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

若問別人則猶生猶掛衣籠在著云未法比丘少奉

戒律離人難得殊云多少衆當時便與一喝下撥

機無著問文殊此問如何住持撐著便回轉鎗頭來

也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敗缺不少立得脚拄手

翻著云多少衆還我話頭來也不得放過殊云前三

三後三三顯言倒語且道是幾少手太甚數不足

無著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他伯汝問近離甚麼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未



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  
着却問文殊此問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着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舉起玻  
璃盞子云南方還道箇着云無殊云尋常將什麼  
着無語遂碎去文殊合掌提童子走出門直無着  
問童子云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  
着應喏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事童子指金剛後直  
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笑答彼起後來謂之  
金剛痛後有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涼山正主穴云一句  
不違無着問迄今猶作野盤盤告要參透平平實實脚  
踏實地何無着言言下薦得自然居鐵湯罽炭中亦不聞

熱若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透透使孤危峭峻如金剛  
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水灑不着風吹不入不  
見漳州地藏問僧近離甚麼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  
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其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答處不是文  
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什麼交涉還辨明得  
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  
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  
把得住持次問到這境界

千峯盤錯色如藍還見文殊麼誰謂文殊是對談設  
使不曾見也不顧踏過了也堪笑清涼多少衆且道笑



何處沙在言前三三與後三三  
梁武帝有刺碗子慈地標字成七片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老道靈寶只是  
重拈一遍不曾領着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  
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不可也喚你重拈一遍明招獨眼龍亦領其意有蓋  
天蓋地之機道無沙界勝伽藍滿目文殊是對談言  
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廓周沙界勝伽藍此  
指草窠化寺所謂有權實行之機滿目文殊是對談  
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廓正當恁麼時喚作

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正不是這箇道理靈寶只  
改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峯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  
手句中有權有實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  
談不知是文殊後來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於  
粥鍋上現被無著拈攪粥匙便打雖然如是也是賊過  
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聲香便搥猶  
較此不堪矣清涼多少衆靈寶我中有刀若會得這契  
處便見他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三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兩首  
頭也是落草後頭也是落草  
來也要過這老漢箭過新羅沙云遊山來不可落



華嚴經不少草裏漢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按若有所  
至未免落空相擊入火坑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  
花回涕道不少示來只在荆棘中重坐座云大似春  
意相隨來也將錯就錯一手擡一手撈沙云也勝秋  
露滴芙蓉主上加泥前箭猶輕後箭深前什麼了期  
靈寶着語云謝答話一火弄泥團漢三箇下狀領過  
長沙煙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輩同時機  
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領便與頌你若作家  
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仰山尋常機鋒最為第一下日  
同長沙說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  
得沙云恰是便借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下路踏

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太蟲後來人號為太蟲因  
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也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麼處去  
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  
又逐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嘗  
不以此事為念看他寶主石擬當機直截各不相饒既  
是遊山為什麼却問道到什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  
子便道到來山亭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  
住著處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他  
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靈寶云謝  
答話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  
拙秀才看千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若



何國王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  
題也宋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也好事太蟲  
平生為之在得珠回王博要人當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纖遠處關門當軒教誰說此道不得天  
下太平何以眼不開頂門上放太光明始得撒土撒  
沙作什麼始隨芳草去滿道不少不是一回夢草頓  
值前頭已過了又還落花回處處全真且甚歸來脚  
下泥深三尺廟前寒木左之右之添一句更有許  
多閑事在任猿啼古臺却因親在添一句也不得  
減一句也不得長沙無限意便打未後一句道什麼  
一坑埋却暗花思常東叫草草漢賊過後張弓更不

可放過

旦道這公安與仰山問僧近離甚麼僧云廬山仰云曾  
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閣黎不曾遊山辨紹素  
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  
芥入畜無些子滲漏若不如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  
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物  
不見一切色始見半提更須知全提時節向上一竅  
始解穩坐若透得透徹山水是山水是冰各住自位各當  
本體如太拍青人相似趙州道雞鳴犬吠見起來還寫  
逗裙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影裏些些子親無當無口  
頭上青夾三五斗本為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唧溜



若得真貨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下任七顛八倒一場  
處都是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在  
左邊點一句右邊點一句一似一首詩相似羸鶴翹寒  
木狂猿啼古臺雪竇引到這裏自覺漏逗驚雲長沙無  
限意出如你夢到醒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勒絕若  
是山僧即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垂示云點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響寂極耳難諧腦門  
上猶紅旗馬背後輪雙劍若不是眼親手親爭能識得  
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觸體前見鬼無  
數且道不落意根不拖得失忽有箇侍麼舉學作麼生

祇對試舉者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月明  
照見夜行人中也識法者懼好和聲便打何處求心  
莫曉入好不安重舉自點檢看便打云是什麼

向北邙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出普化下  
人師臨遷化謂眾云還有人能得吾真麼眾皆言真  
師師皆之普化出云某甲雖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  
普化便打躬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  
一日示眾云三帛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生  
璿璣不動寂止無痕觀而相王更無餘事雪竇拈兩句  
來須直是渾金璞玉不見道瘡病不假驢藥山僧為



什麼道和聲便打以爲作擔枷過狀古人道聞和聲外  
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你麼生直得奔流度劫雷轉  
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不著若是深入  
聞與微音徹隨見得透底盤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  
左轉右轉底盤山只得一機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  
轉未傍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分  
不見手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  
脫深坑本是善因而落惡果所以道無爲無事人猶遭  
金鎖難也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  
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若你情解

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士穿个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言猶在耳何處求心不勞重舉自點檢看

打云是什麼白雲爲蓋頭上安頭千重萬重流泉依

琴聞麝相隨來也一聽一堪悲一曲兩曲無人會不

落官商非干角徵借路經過五音六律盡分明自領

出去聽則聾兩過夜塘秋水深迅雷不及掩耳直得

妙手帶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道得一似華嚴境東有客道

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不恁麼會雪竇去也

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爲蓋流泉作琴瑟內翰見照覺有

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



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靈寶借流泉作一片長舌頭所  
以道一曲兩曲無入會不見九峯乾和尚道還識得命  
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偈時  
空是普賢境界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入會這般曲調  
也須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然聽耳古人道聲人也  
唱胡家曲好惡高低總不聞雲門道舉不顧即牽互擬  
思量何劫悟與是體韻是用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  
見得坐斷要若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  
後見得落在意根靈寶感慈悲更向你道却似兩過  
夜塘秋水深此一頌實有人論量靈寶有翰林之才  
雨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看眼若遲疑即訖不

度

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漸裏七縱八橫若論頓  
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或不立頓漸又作麼  
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正恁麼時誰是你者試舉看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道什麼祖師  
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諸說節角在  
什麼處三要印開不犯鋒鏑去即印住正令當行錯  
住即印破再犯不容看取今行時撥便打只如不去  
不住看無頓置處多少諸說印即是不印即是天下  
人頭出頭沒有分文彩只影但諸說倒禪床喝散太  
衆時有靈波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釣得一箇



曉得不妨奇特請師不搭印好箇話頭爭奈請師  
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還蛇步健沈沙似鷲提鷄  
寶網漫空神駒千里陂佇思可惜誰也有出身處  
借放過云喝云長老何不進語撥旛夢說妙將來也  
陂擬議三回死了兩重公案死打一拂子好打這箇  
令須是恁麼人行始得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  
何必雪上加霜陂擬議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這漢鉗  
置殺人遭他毒手云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  
法一般灼然却被傍人覷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  
好與一撥却回鎗頭來也牧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  
亂似則似是則未是須知傍人有眼東家入死西家

人助哀允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變且得參學事  
畢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栽松次檗  
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  
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鑽地一下檗云雖然如是子已  
喫二十棒了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檗云吾宗到汝  
大興於世為山喆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  
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大  
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為山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付臨  
濟下人別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為舉似  
和尚為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下人



指南越令行遇本風即止此乃識風尤也尤初參雪  
峯五年因請益臨濟令室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  
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尤云未審意旨如何  
峯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若  
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尤後又見瑞巖  
常自喚主人公自云若復云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  
尤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  
夏廓指他來參南院尤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下  
日遂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觀南院云雪峯古  
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尤云自離東來清云還  
過小江否尤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圖

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尤云滄溟尚怯蒙輪勢列  
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尤云這箇  
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尤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云  
杓小聽虛聲熟睡饒語尤云澤庵藏山理能伏豹清  
云赦罪放僊速須出去尤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  
自謂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  
坐次便問其適來轉呈與見覺清尊顏伏蒙和尚慈悲  
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來豈不是羣巖來尤云雪竇  
親接賓蓋東清云不遂云羊狂解抱却來這裏念詩  
尤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  
却畧侍劒看尤云首飾人携劒去清云不獨觸風化



亦自顯顯預允云若不觸風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  
古佛心允又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衲子救  
麥不分允云只聞不發而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  
湧千尋澄波不離水允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禮拜  
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此坐喫茶風允初到南院便  
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允便喝  
院右手拍膝一下允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闍黎  
又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允云瞎院遂拈拄杖允云  
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墓言不道院便擲下  
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老子鈍置一下允云和尚大信  
持鉢不得詎道不創院云闍黎莫曾到此問麼允云是

何言與院云好好借問允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  
茶你看後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  
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身在什麼處允云鹿門與廊侍  
者同過宴院云元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  
允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  
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允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  
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南院允  
云作奇特商量允云和此間作麼生南院拈棒起  
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允於是豁然太悟是時五  
代離亂鄧州牧主請師度道是時臨濟宗大盛他凡  
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拈花發錦字字皆有下落



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何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無你撼動  
處你拈去即印住你才主即印破教你百雜碎只如不  
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看他恁麼垂手可謂釣頭有  
鉤是時座下有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取出頭來  
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曰有  
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你家便答他道慣  
釣鯨鯢澄巨浸却差蛙步輾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門  
云垂釣四海只釣得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巨浸乃十  
二頭水牯牛爲釣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

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  
下下度則沒交涉盧陂付忠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  
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二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  
陂要討好語對他不欲行又被風穴一向用攪旗奪鼓  
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語云陣敗不惹  
常掃當初更要討鎗法商衡等你討得來即頭落也牧  
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元云你見箇什  
麼牧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  
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說法若  
不隨機翻成妄語元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夫  
參學之人須子細如賓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



應揚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有如真學人便嚙先拈出一箇膠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摸樣學人便習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你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太妙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他安下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爲賓看賓太德出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二唱分賓主照用下時行

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拈引覺禪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看化雲實頌出

目

堅亮切通解

擒得盧陂跨鐵牛千人萬人中也要呈巧藝取軍之將不再斬三玄戈中未輕酬當局若迷受災如流福受降如受敵楚王城畔朝宗水說什麼朝宗水浩浩充塞天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下曾令却倒流不是這下喝截却你舌頭咄驚走陝在鐵牛嚇殺嘉州

本象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道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三玄三要凡一箇中須具三



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問風穴如何是第二句穴云三要印開朱點得未參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辨豈空無若問扣不符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穴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扣不金藉裏頭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中七事隨身不輕酬他若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雲霞要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靈陂假饒建主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只消一喝也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告世詠流布底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必煅百鍊精金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大用現前底將什麼試驗

作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極地頭見丈六金身斑駁駁是什麼門云花藥欄間處不真答來箇蒲華著磬着曲不藏直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渾崙吞箇棗放憨作麼門云金毛獅子也裏也敗兩來一賽將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倒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試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莫向小卜度所以



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言皆銷歸自己今轉轉地  
向活潑潑處便道若擬議者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  
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涼白性天良佛雲門驗這僧其  
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事進云便恁麼  
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  
他是貶他嚴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  
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求劫不志死句下薦得自  
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  
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  
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巒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雲實

是其中人便當頭領出

花藥欄言猶在耳莫顛預如麻似粟也有些子自領

出去星在秤子不在盤太葛藤各自向交單下返觀

不免說道理便恁麼渾崙不箇裏太無端自領出去

灼然莫錯恁他雲門好金毛獅子太家看放出箇

半箇也是箇狗子雲門也大普州人送賊

雲實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此一頌不

與拈古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預人皆道雲門信彩答

將去總作情解會他底所以雲實下本分草料便道莫

顛預蓋雲門意不在花藥欄所以雲實道星在秤子

不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天如星



在秤不在於槃且道那箇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負雪  
實苦人到這裏也不妨慈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  
那邊去且道那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  
這僧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靈實道這僧也太無端且道  
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麼道不會來恁麼道金毛獅  
子大家看還現金毛獅子麼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落即直饒  
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諸訛在什麼處試舉看  
**四**舉陸道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鬼窟裏作活計盡  
餅不可充飽也是草裏商量南泉指庭前花道什麼

典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事咄大夫當時  
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南泉亦乃與天下衲僧出氣  
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鴛鴦繞了從  
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莫寐語引得黃鶯下柳條

陸且大夫又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泳肇論一  
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爲奇特問云肇法師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肇法師乃當時高僧  
與生融濟同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  
因爲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綜諸經  
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爾也同生  
於虛無之中莊生本意只論齊物筆公本意論性皆歸



自也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  
造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  
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  
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  
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  
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  
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  
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爲自己處豁然太悟後作一本參  
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  
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  
厚豈有恁麼事陸直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

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出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  
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他拈出痛處破他窠窟  
遂指庭前花召木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  
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  
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欲覺不覺  
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  
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甚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  
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  
事上見着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平摸索不着巖頭  
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此子如同電拂南泉太  
意如此有擒虎兇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



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夢形如猿捉影  
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花八裂眼  
耳鼻舌身意一時是箇無孔鐵鎚山河不在鏡中觀  
我這裏無這箇消息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青是青黃  
是黃你向什麼處觀霜天月落夜將半引你入草了  
也徧界不曾藏切忌向鬼窟裏坐誰共澄潭照影寒  
有麼有麼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愁人莫向愁人  
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太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箇好夢前  
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

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  
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但只可山  
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碍眼光  
且道向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  
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  
事爲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爲復自照爲復共人照須  
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  
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